

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呼和浩特

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
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四子王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625 字数:75千

1962年5月第一版 1979年11月第二版

198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800

统一书号:11089·26 每册:0.32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五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摧毁了在我国续继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次革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广泛发动老人们，把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亲见、亲闻、亲知的史料记录下来，以充实和丰富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资料，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为此，本社出版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得的这15篇回忆录，期为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由于各人观点不同，见闻有限，材料可能互有出入，也可能有传闻失实、分析欠当之处，本社概存其本来面目，未敢遽改；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批判，考其得失，辨其真伪等等工作，还有待史学工作者们来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1961年12月

目 录

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	荣 祥 (1)
辛亥包、萨革命经过·····	巴靖远 刘映元 李秉智 (21)
辛亥丰镇起义纪实·····	崔毓珍 仇曾武 张恺然 (38)
辛亥阎锡山民军在托克托·····	李忠孚 阎秉乾 (50)
辛亥革命与绥远特别区的划设·····	于存灏 (56)
刀什尔战役纪略·····	任秉钧 (61)
先父子衡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事略·····	经革陈 (65)
我所了解的云亨先生辛亥革命事略·····	经革陈 (73)
回忆辛亥革命·····	博彦满都 (80)
辛亥革命的点滴闻见和对我的影响·····	王宗洛 (83)
辛亥革命时期回忆录·····	吴恩和 (86)
辛亥革命的点滴回忆·····	李世杰 (94)
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岐山·····	李居义 (98)
辛亥太原起义的回忆·····	郭子章 (104)
辛亥革命时期内蒙古喇嘛教 一般情况·····	活佛 色令旺宝 莫尔根葛根 (108)

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

荣 祥

(一) 辛亥年的归绥官僚阵容

辛亥年我刚十八岁，在“归绥中学堂”（这是前清的旧名称）肄业。这是“归绥道”境内唯一的一座中等学堂，是由“古丰学院”改建的。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是绥远、归化两城的官僚阵容，已经约略记忆。第一个封建大官是绥远将军，按照清朝的制度，他的权力是：调遣宣（宣化）大（大同）二镇，节制沿边道厅。这在军事和政治上是一个权威很大的大将军。辛亥年担任这一职位的是一个年逾七旬的满洲老人，名叫坤岫。他在清末是循资格起家的不著名人物，清廷派他来绥远，也只为他是个老实不生事的人而已。第二个封建大官是镇守归化城副都统，这是一个单纯监督土默特旗事务的二品官。辛亥年担任这一职位的虽然是个壮年满洲人，但却带有轻微的精神病。他名叫麟寿，属员们背地称他为“麟疯子”。据说他是闽浙总督松寿的胞弟，是个世家纨绔子弟。第三个封建大官是归绥兵备道，这是一个监察各厅兼管关税和学务并指挥巡防队的有权官员。辛亥年担任这一职位的是一个少壮满洲人，他名叫咸麟，字泽山，据说他是被同盟会员徐锡麟刺死的安徽巡抚恩铭的儿子，是个怯弱的少爷。以上三大员的职责虽各不相同，但却都是执行清朝对

边疆统治权的有力人物。只是在辛亥年担任这三个要职的人，本领有限，除深居简出，尸位看门之外，都不能有所作为。这也是当时清政府腐败衰朽在这一个角落的写照。

（二）武昌起义前后的归绥情况

在武昌起义以前，我们家乡的士大夫之间已经知道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端方在川途中被护送他的湖北新军哗变杀死。这个消息使归绥两城的大官们除受到一次迅雷轰顶的震惊以外，同时也深深地感觉到时局的紧张气氛是越来越咄咄逼人了。这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不仅宦海中群情沸腾，就是城乡民众中也窃窃私议，谣言蜂起，都认为震撼皇帝宝座的暴雨就要到来了。果然，到了旧历八月十九日，湖北新军在同盟会员黄兴、黎元洪等人的领导下在武昌城起义了。他们的主张是：打倒帝制、建立共和。这个骇人的消息，不到几天就传到塞北，跟着就有各省地方纷起响应的消息也在报纸上不断刊出。这就使群情更加动荡，而将军、都统、道台三位封疆大员也越发亡魂丧胆，惊惶失措了。道台咸麟改换服装，头戴白毡帽，身穿一件灰色粗布半截袍，腰勒布条，形状活象一个口里来的卖花生和山里红的小贩。每天夜里不敢睡觉，只在署后花园里作惴惴不安的踟蹰。到天明才敢和衣假寐。公事都交给他的“师爷”们去办。他的唯一愿望是盼得时局稍稳，便可解组还家。至于那位副都统麟寿则骇怕得更厉害，把署后的住宅门加上锁，除他的家属以外不接见任何人。他的最后愿望大概和咸麟一样。将军坤岫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毕竟年高，更事多，比他那两位后辈，都统、道台要稍胜一筹。同时也因为他是地方

军政的最高长官，时局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候，他的职责是非硬着头皮拿主意不行。所以当时都统、道台所管事情都由各机关直接向将军请示。

到旧历九月上旬，山西太原的新军也响应武昌起义了。到九月下旬，驻扎在归绥“营房道”的外八旗巡防队也突然暴动起来。他们暴动在夜间，正是全城居民深入睡乡之时。他们原打算用放火惊动居民，把煤油泼在礼拜寺巷清真大寺的门扇门栏和木栅上，因天气已经寒冷，没有燃着。遂放了很少的几声步枪就往山后撤退了。天明后，这件事不半日而传遍全城。人们都说归化城是“福地”，又说归化城召庙多，有神佛保佑，决不能遭劫。这是封建神权社会应有的说法，倒也不足为奇。下午坤岫就传谕新城满洲诸协领和土默特旗各家参领派兵到巡防队营盘搬运库存武器。因巡防队走时只带了兵士们自用的枪，对库存未开箱的汉阳造马步枪五百余支并没动，遗留的子弹也不少，完全由满洲八旗右司和土默特旗兵司瓜分运走。可见巡防队的暴动是事出仓猝，没有什么精密革命计划的。他们于旧历十月从山后绕道进入包头镇才打出革命旗号，军官曹富章自称革命军都督，其余几位是副都督。据说当时共有正副都督五、六位。这是因为原驻包头的一部分巡防队与他们合作之后几个军官也要以“在地虎”的资格称都督。为了合作，便只好多设这种职位。兵少官多，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后来的失败也恰恰是从这一缺点产生的。

包头在那时还是属萨拉齐管辖的一个镇。在巡防队尚未进入包头之前，萨拉齐厅署理通判，人们称为“樊屠家”的樊恩庆已经带了一个亲兵小队先到包头。只是还没有来得及

布防就被包头巡防队把归绥巡防队接到城里了。樊恩庆知道用武力打不过这些都督，而用计是可以取胜的。于是乎他就用他那种候补官巴结上司的看家本领来巴结这几位都督。他指天誓日地表示了投降，胁肩谄笑地显示了忠顺。并说他本人也是从武职（他精通技击）转到文班的，因此他和军人最能合得来。几位都督被他这种投毒的米汤灌昏了，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忠实的革命伙伴。却不料樊在恭维他们的同时，正暗中布置着收拾他们的场合。未经多日，樊就选定马号大院为设宴请客之所，把几位都督全数骗来，在酒筵上伏兵突起，实现了樊一网打尽的目的，巡防队兵也跟着瓦解了。这一事件在当时虽好象昙花一现，但它给归绥带来的影响却很不小，革命的声势从此日益高涨了。

（三）包头镇事变后的归绥情况

包头镇的革命嫩芽，虽然被樊恩庆一脚踏煞了，可是绥远将军坤岫并不认为塞北的局面从此便能安稳下来。因为他已经知道山西的革命力量被张锡鑾击败后有北出口外的趋势，清政府也给他指明这一点，并命令他以全力守住归绥以保北京的右侧背。因此经常有他的传谕，给地方官员和绅商们打气，叫大家多想办法巩固城防。这时满洲步营已开往萨拉齐厅，留在归绥的只有土默特旗的步、骑两营，全数兵额不足八百人，力量显得有些单薄。坤岫就邀请土默特旗兵司关防阿灵阿和旧城回民乡老白维礼，鼓励他们增练守卫队给原有陆军做助手。二人奉命后，不到半个月就把蒙古和回民守卫队编组完成，两个队每队二百人。蒙古队由土旗前锋校舒敏泰率领，回民队由回民公推白维礼率领。他们的主要

任务是白日查街，夜里巡更。武器是老毛瑟和砸铜帽儿洋枪，还有一部分二人抬。这种队伍只能给官僚、财主们壮壮胆子而已，根本不能打仗。除此以外，坤岫又从官籍中起用了旧巡防队统领谭永发（谭是在贻谷垦务大参案中被牵连革职的），教他收集驻各厅未谋变的巡防队协助陆军守城。谭是湘军出身的湖北老军官，对于复职带兵这件事是日夜祷祝而求之不得的，怎能不欢欣鼓舞呢？所以谭的队伍也很快就集合起来了。这便是包头镇事变后归绥新增军事力量的大概情况。与此同时，归绥的文职人员和地方绅士也有一些非军事性质的应变活动。首先就道台衙门的秘书长俞翰卿出名约请地方绅、学、商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商议，打算成立一个保安会。联名向坤将军递请愿呈文的有方得目，程心之等多人。他们要求把官商生息的学堂基金白银五万两提作保安会经费。这个消息恰好被我们归绥中学堂的监督（那时不叫堂长、也不叫校长）吴启麟老师打听到了。这件事对他的饭碗有被打碎的危险，他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唯一的斗争办法只有发动全堂学生提抗议。可是这时中学的甲、乙两班都已毕业离堂，只剩下丙班和师范班，也因提前放寒假绝大多数学生都回家了。仅有少数外省路远的学生还没有走。我是丙班的班长，又是本归化城人，虽已放假，每天也要到学堂里看看报纸并和留堂的同学说说闲话。有一天吴监督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里，很和气地和我商量这件事的对付办法。我当时年轻气盛，坚决反对提取学堂基金充保安会经费。并主张用全堂学生名义向坤将军提出理由书表示抗议。吴监督立即召集留堂学生说明这种办法，问大家有何意见？我们中、师两班留堂生都表示赞成。吴当然很高兴，就嘱我起草理由书。

次日我把稿子交吴审阅。并由我和师范班班长姚玉枢送交将军府的外收发室。隔了一天，吴监督以胜利的表情告诉我：

“老将军已经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不许别人挪用学堂基金了。”

（四）归绥满清部队与北上晋军之战

归绥部队与北上晋军之战，是辛亥年塞北的一件大事。

北上晋军的首领，大家都知道就是投革命之机，以后又叛变革命的臭名远扬的反动头子阎锡山。他从晋西北穿过伊盟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界，踏冰渡过黄河进占包头镇，并改包头为“包东州”。这是旧历十一月的事。这时曹富章等已被“樊屠家”杀害，巡防队的力量已利用不上。阎在包头稍作整顿即东向进攻萨拉齐，一鼓而下，颇称顺利。除击走归绥派来的守兵以外，还夺取了吴坝村炮兵阵地的四门山炮。在萨厅释放了“囚犯”，编组了人数颇多的敢死队和决死队。这样做了增马添兵的部署之后，即于腊月初率军东进，准备攻占归绥。初七日进到陶思浩村，探悉前路已有坤岫派出的骑步兵在上、中、下三路布防。这就只好停下来计划明日出击的事情。

在归绥一方面，自从萨厅失守，驻军溃退的消息传来以后，将军坤岫就连夜召集土默特旗各家参领征求他们的意见，打算派土旗兵、骑两营与谭永发的巡防队同去西路防守。这些老参领和坤岫的利害是一致的，当然同意这样办。坤岫立即发出命令，派土旗步兵营长发义率全营官兵沿大青山南麓出上路；巡防队统领谭永发率全队官兵并配以绥远城炮兵一连出中路；土旗骑兵营长福坦率全营官兵出下路。三

路兵必须紧密联系齐头向西挺进，一遇敌军即奋勇迎头痛击。当腊月初五日中午，三路兵在旧城各大街整队进行，蒙、回两个守卫队也扛着枪跟在后面作了夸张的“扬兵”仪式之后，就出发了。到初七日上午，步兵进入刀什尔村，巡防队和炮兵进入到尔计村，骑兵进入马群尔村，都探知晋军已到陶思浩村，只好暂停下来各自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陌生战役。

当时晋军和满清军两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满清方面的土默特旗步兵营是前绥远将军贻谷于光绪三十年（1904）奏准清廷新练陆军两营之一。第一营由八旗满洲兵编成，第二营由土默特蒙古兵编成。官兵人数都按北洋陆军章程以足额编制，每营都有五百二十多人。贻谷聘请北洋军官胡恩光担任两营督练，胡又引荐了一批北洋少壮军官分任两营教练职务。连年集训，极为认真，官兵质量比北洋陆军毫无逊色（民国元年与张绍曾的二十镇八十团作操演比赛，获得优胜，即是明证）。武器方面，有德国枪（当时称斜五眼枪）三百支，汉阳造步枪二百二十余支，子弹都很充足。其次是土默特骑兵营，它的成立时期很晚，于武昌起义后才紧急编成。官兵二百七十员名，人人有马，其体制也是符合北洋陆军章程的。它虽然是个新营，但兵士都是从步兵营退伍的壮丁，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武器初不甚齐楚，后因取得巡防队的库存枪、弹，就一律换成崭新汉阳造马、步两种枪了。至于谭永发所率巡防队残部二百余人，武器原来就是汉阳步枪。就五十年前的塞外军队来说，这种装备不能算坏。可是北上晋军却把这三路的战斗力估计过低，尤其是阎锡山的前敌总指挥王家矩认为在萨厅击溃的第一营可能是归绥部队的精锐，精锐尚不甚一击，其余更何足道。因此，他的气很盛，

战胜的自信心也很强，大有古人所谓“灭此朝食”的气概。未能深悉敌情，仅凭想当然的估计和勇往直前的意志去作战，这怎能保证不失败呢？

发义得到了一个住在陶思浩村的退伍兵云有福的情报，知道了革命军要打刀什尔，夺取枪枝装备徒手的敢死队等情况，就一面给谭永发送信，一面亲自布置阵地。刀什尔村在晋军所驻陶思浩村的东北，相隔仅十余里，紧靠大青山，有居民百余户。树木颇多，在村西南有一条从大青山发源的小溪流，土名谷勒畔河，所以人们称晋绥军这次战役为谷勒畔河之战。发义观察了地形，料定晋军必从村西南方进攻，而村西南恰有紧相连接的几个打谷场，都是用荒石块砌成矮墙，约有半人高，这是一种现成的而且是很好的防御工事。发义教兵士把那太高的地方取低些，太低的地方加高些，把墙脚的积雪扫除，铺了很厚的麦秸，使兵士伏在墙里。这样安排以后，他就把全营兵士分为二批，轮流替换埋伏，监视敌人。并一再告诫他们，没有命令，绝对不许擅自开枪。

前半夜，阵地上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后半夜即初八日，在鸡鸣以前也没有什么动静。到鸡鸣几次以后，发义用马鞭把抱枪在墙下打盹的兵敲醒，并警告那些班长们说：“拂晓攻击这句话，你们还记得吧，不要叫弟兄们再打盹了”。他说完这话还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隐隐听到人马的踏雪声从西南方传来。这时风雪已息，旷野如银，静夜伏听，入耳渐厉。当晋军进到谷勒河畔岸就先用山炮向刀什尔村轰击，原想把清兵的火力压住再前进。可是这些炮弹半数打在大青山腰，半数打在村里的西头（居民已避在村东头），没有一枚击中清兵的阵地。打了一阵炮。不见抵抗，就命敢死队和决

死队过河冲锋。这两个队大都是由刚打开萨、包两地监狱放出来的“囚犯”临时组成的。排在前一层的兵有二人抬、砸帽儿枪，老毛瑟等武器，排在后一层的就都是徒手，是给前层作补充的。他们弯着腰进到离刀什尔村不远的地方，后面的冲锋号吹响了，他们喊杀开枪向前冲，并夹杂着喊“交枪”。发义从雪地上已经清楚地看见他们进入步枪有效射程之内，立即高声喊“开枪”！这一下，晋军的敢死队就牺牲的很不轻。可是他们人数多又因进入火力圈退不下去，所以卧倒后还坚持战斗，使战争形成一个不小的胶着状态。天明的时候，晋军才把正规步兵投入战斗，人数比上旗步兵营约多三倍，以偃月阵形从西南向东北逐步包围上来。发义看到这种情势，心中暗暗着急，一面派通讯兵驰往谭永发处请援（这时发义不知骑兵在何村宿营），一面筹划当前拒敌的办法。他从望远镜里看见晋军前线有一个骑黑马的督战军官，飞驰飘忽，以战刀催督步兵前进。当时战场上虽然弹雨横飞，可是这位督战官却毫不畏怯。因此晋军的步兵攻势是节节前进没有后退的。这时土旗步兵营已全体，连炊事员都加入战斗了，但危急的局面却丝毫也没有扭转。发义急中生智，叫他的传令兵告诉四个连长，要每连选拔射击最好的士兵三名，登时到他这里来。转瞬间，这精选的十二名士兵都聚在他面前，他就命令他们说：“你们这十二支枪暂不必射击敌兵，只集中火力瞄准那个骑黑马的督战官一齐放射，不要七前八后地乱射击”。发义这个办法果然有效，正当那个军官督着步兵汹涌挺进的紧张关头，这里的十二支枪同时迸发，那位军官立时落马，那匹黑马也象箭一般向南奔去，晋军步兵的攻势从此就渐渐松下来了。加以谭永发也由东面赶来令

炮兵放了几声山炮。福坦的骑兵也辨别着枪声由下路援应上来。晋军在总指挥阵亡、敌兵会合的情势下只好撤退。事后很久，人们才知道这位阵亡的督战官就是阎锡山的前敌总指挥王家矩，那匹马是萨厅葫芦头村蒙古伍海的名马“黑老虎”。王家矩死时头上中两弹、身上中两弹。那马也身中三弹，跑到二十里外的苜蓿梁村才倒毙。

在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土旗步兵都因“歇后怕”而自动地跑回归绥。我的一个表兄名叫仁全（他是我祖母的侄孙，家住上达赖村）背着枪跑了一夜半天，没等回营盘就先到我家饱吃一顿。上面这些战场事实都是他给先父谈而我在旁边听到的。

（五）清朝、民国过渡阶段的归绥漫志

阎锡山率部返晋，归绥的紧张局面也即解除，安然过了一个春节。就是在这个时期，城里突然来了一帮恶客。这帮恶客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正式名称叫作“北洋陆军第一镇”。原因是阎锡山出口外的消息一传到归绥，坤岫就向北京打电报请求派兵援助。在南北议和情况下，袁世凯当时假不承认阎部是革命军的借口，就答应派兵助剿。惟千里赴援，势难朝发夕至，况那时京张铁路刚从张家口展到柴沟堡，再往西就须起旱，所以当晋、绥两军战斗时，他们还没有赶到。战事结束后，他们就来了。他们一到归绥，就要给地方“立功”，急忙开往托县打阎锡山。其实阎已早走，他们只在托城骚扰了居民，讹诈了绅商，完成“立功”任务，就返回归绥蹲下不走了。他们的统制是何宗莲，此人没有来，部队是由协统李奎元带来的。他们在归绥的秽迹很多，这帮

人大约让归绥各界恶心得胃了一年才撤走。

辛亥年腊月，已经是公元1912年的二月，南北两政府在和议上已决定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合组中华民国统一的新政府。跟着就是隆裕太后代表清廷下诏宣布清帝逊位，袁世凯担任了临时大总统。各省都以都督管军事，民政长管民政，改换了清朝二百多年的旧制度。塞外归绥兵备道改为观察使，各抚民理事厅一律改为县。过了春节便是民国元年即1912年三月（北京新政府已公布用阳历纪年）。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社会现象是新官纷纷走马来上任，旧官都意兴萧然地卷铺盖回家。山西派潘彦来做观察使。此人虽是新官，其实也是旧货，他是阎锡山学生时期的国文教员，年逾花甲，颇会逢迎。又派刘懋赏、刘兆瑞二人来做塞北关的正副监督。刘懋赏是山西派往南京出席和会的代表之一，也是力争太原暴动是革命行为的辩士。山西给他这个肥缺，当然是为了酬功。刘兆瑞是托县留日本的警官生，他父亲刘汉威是归绥大富商。山西派这位富商子弟来做收税机关的副座，也许是不无微意吧。另一批新官是各县的知事，其中有的是口外人，也有一部分虽不是口外人而是与口外有连系的新贵。在山西所派新官到任之后，北京所派的新官也接踵而来。接替坤岫绥远将军职位的名叫张绍曾，他原是“北洋陆军第十二镇”的统制。他交出军队来这里做将军，并不是一种愉快的高升，却颇有踽踽凉凉的情味。原因是：武昌起义后不久，清廷命兵部尚书荫昌统率北洋各镇陆军南下讨伐，冯国璋等已出发，张绍曾却从驻地——滦州发出一个通电主张议和。这一行为荫昌对他非常忌恨。荫是袁世凯的得意门生，袁的起用是荫的力保。所以袁当权后，不仅认为张是军人乱出风

头，并认为他有意破坏北洋体系。派他来归绥，便是这一行为后果。但是新任命发表后，张绍曾却迟迟不来，他要求带全镇兵上任，袁政府当然不准，最后只给一团（即步兵第八十团）人送他来绥。其次是接替麟寿镇守归化城副都统职位的名叫贾宾卿，他原是北洋陆军退职的一个老协统，人极平和。在任期间，虽没有好成绩，也没有坏名声，土默特人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地方官员应换的都换了，我的母校也得随时代变迁应一应景。除把大门上的横匾“归绥中学堂”的“堂”字换成“校”字外，监督的名称也改为校长，其他职名也略有更易。这时旧监督吴福麟已离职，新校长还没派下来。眼看寒假已满，转瞬就要开学，我们到校同学都急于打听谁来当校长。后来据观察使署的人说：“校长要由地方各界开会公选，观察使不派人了。”同学们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顾虑到地方的老先生们万一给我校选出一位不相宜的人，那时反对就迟了。不若趁早通知他们，要求在公选日准许学生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同学们一致同意这样办，并立即发了通知信。当时我们估计老先生们一定要骂我们荒唐，纵有复信也要教训我们一顿，不许到会。可是回信却出乎我们意料，他们居然同意我们推三名学生代表到会列席。到开会那天，同学们推我和赵瑞年、杨映林去列席。事情办得很顺利，校长和学监都照我们推荐的名单通过了。校长是我们的全能老师代县人张璞字玉初。他是山西大学堂西斋毕业生，凡中学课程不论那一门缺教员，他都能代教，并且教的很好（中英文课皆然）。学监是由英文教员定县人邓书山字酉峰的兼代，其后由王定圻接充，我们这一班是清代